


經部

# 詩序補義卷十一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 秦

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襄公于是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可知岐東南鎬京之地襄已得之但岐以西仍為戎據耳詩引終南其明徵也一統志終南山在鎬京内今為西安

府綿亘藍田咸陽長安盩厔四縣之境又曰鎬京城在咸寧縣西南咸寧即古咸陽則終南在鎬畿内無疑岐山為乾州之武功縣去西安幾三百里苟非已得鎬京安得飛越至岐耶況秦之犬丘即今興平縣去西安不及百里犬戎弑幽驪山取賂而去王室東遷遂空其地黍離所為作也襄公力戰逐戎則地非秦有而誰有耶平王特賜豐岐不言鎬京秦已有之無待賜也然則集傳已得西都

八百里之地西都對東都言正指鎬京非無據也迨其子文公逐戎并豐岐得之而以岐東七百里之地還周岐東即鎬京不言鎬者秦人諱之且言岐東若在岐之封内者然以冀後日之復得耳其後疑周復賜之故秦境至河

豳風二南之周一變而為強悍之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東遷以後西戎竊據王都其耳濡目染不過鯨吞豨突及秦襄開國其閒時時以復仇勵衆

正如句踐棲會稽民年十五以上即籍為兵故越强天下蓋君臣俱以枕戈寢干為事其國中以擊刺戰鬭為先卒賴其力克復故土雪恥自强而俗已不可改且自襄公以後孰為文武之君又安能復見文武之民豳風二南之俗也强悍不已遂積而為咸陽之燼其亦斯民之不幸也夫

車鄰美秦仲也 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此美秦仲寺人不主傳命而秦用之想見百度草創

官屬未備景象細玩此詩語若極為誇美而親暱之意多名分之防少與駟鐵篇徒御截然號令嚴肅者不同

說者云纔言體統森嚴忽又禮文簡易此漢廷叔孫通未制禮之時創主之國其臣多野固是然詩人又別有微意蓋以秦仲初封車馬始多侍御方設國勢兵力猶未十分強盛令以初造之秦當猖獗之寇適以滋禍耳故以飲食宴樂告之言及今之時安常處

順可以養鋭蓄精觀釁而動如輕於一試所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矣説者乃謂如魏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許白雲又謂秦仲之世非可樂之時不知仲之死于犬戎詩人已灼見之也美之中其有諷之意乎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豈于立國之初為此不祥之言況西戎未殄非可苟安盖勸之以養晦也不然深居逸樂乃趙高之所以愚二世者豈嬴氏開國之初而

有是哉

車鄰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鐵美襄公也　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此當與下篇參看下篇言出兵時車甲之盛從義之勇以見强敵有必摧之勢此詩言平時講武極其完備整暇以見在我為習練之師惟其兵為習練故知敵有必摧惟其預習平時故出兵時車甲可誇從義甚勇是駟鐵正小戎之張本也按史記秦仲既亡其

子莊公宣王以兵七千與之破犬戎復子秦仲後未幾莊公之子世父被擄迨西京淪喪幽王被弑而戎更强矣以猖獗之戎益以豐岐襄雖志圖恢復如冒昧出師秦仲世父之續耳故此篇最是立國關鍵續序以園囿之樂與田狩並言昧其旨矣

只言田獵一事而其國中富强徒御衆盛號令嚴肅人心樂從簡閲訓練之無不至休息節宣之無不周以視前篇之百度草創其氣象大不同

一章駟鐵孔阜馬之盛也末章四馬既閑馬之良也各舉其一耳六轡在手言御之善也媚子猶云羽林親軍謂親愛之人也是上二句隱然有公在内故直言從公

二章人君田獵虞人張翼以待射故曰奉亦見國勢方新人心競勸意命左即左是御者合馳驅之法而舍矢即中是射者有如破之能蓋御雖從者而命之亦自君也

六帖云次章意一串而各二句又自相連各一句又自有意按只此便有四時講武遺意富國强兵作用不徒作校獵圖觀也左之獸之左非車自左旋也

三章有始而無終者氣已盡也有張而無弛者力易竭也獵畢而遊養人之力馬不馳驅養馬之力釋驅逆之輶車以載田犬亦養犬之力也事事節宣蓄鋭養精然後可以赴敵而勝戎

駟鐵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　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一章分兩人語本于後序傳無此意也集傳謂皆婦

人之詞是也通篇只是自稱其君子即每章上六句

極寫車甲之盛正見君子帥之足以挫敵也而其所

以美襄公者則詩人述其言之意也

安成劉氏云前六句誇車甲後四句敘私情非也勞

力戎行已無私情矣嚴粲謂閔其不堪勞苦亦非也

乃憂其無以奏功耳蓋車器鮮明材官踴躍士有必死之心軍無反顧之志而我君子以如玉之德運籌帷幄自必斟酌得宜今日者帥此車馬在其板屋矣其果能奏績否耶徒使我胥亂心曲耳如此首尾一意而婦人亦勇于義意亦見矣觀温其如玉一句覺寫兵車俱見細膩不是一味鹵莽亂我心曲者西戎甚强即萬分慎容猶恐疎虞以見臨事而懼即婦人與知焉秦之所以興也

黄泰泉謂次章已及器械以言龍盾之合也不知龍盾取其蔽車而下已說到控馬故此章只主言馬不得以下章意雜之軜承上六轡言惟其驂馬納轡于觼故云六轡在手也温其在邑言從容籌畫應無患害蓋就如玉之德細思之庶不至輿尸之患耳方何為期言將以何時為還期見君父之仇一日未復則王師一日不旋胡然而我思念之哉胡然猶云何為言無容念其歸也正以大義制其私情所謂勇于

赴敵而無所怨乎

三章厭厭安靜也兵事忌囂惟靜鎮者能成大功德音美譽也秩秩有次序不欲速也所謂美譽者報君父之仇雪生靈之恥不愧將帥之任也然曰秩秩則不可以邀功僨事不可以欲速敗謀已寓其中首章亂我心曲憂之也次章胡然我念之稍安之矣末章言德音則知其奏凱而勒勳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儒者以秦有天下二世而亡因歸咎此詩此不識時勢者之言也西戎殺秦仲盡滅犬丘大駱之族夫且弑幽王擄褒姒周轍遂東凡為臣子豈徒不反戈而鬬已哉秦自莊襄以來歷世不隳其志殘山剩水以耕以牧卒致富强襄公奄有鎬京通上國其子文公盡有豐岐之地至德公徙于雍德公之子三人宣公成公讓國以及穆公遂伯西戎其始盛則由襄公也蓋攘外所以安内非威武無以

為功駟鐵一篇即車攻吉日之旨也小戎即采薇六月之義也特規模有廣狹則風雅有異音不可謂周則是而秦則非秦之失在有國以後不在造邦以前也或以寺人之令啟望夷指鹿之漸小戎侈收變八鸞元戎之舊以為秦人罪不知秦仲初有寺人未聞其用寺人也即史年表謂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寺人也用寺人始于穆公非仲也小戎兵車對大車則為小戎制與考工合當此上下同

仇可以勦賊何妨剏爲軍器而况秦固未嘗創也故三篇當以集傳爲正然云以大義驅其人而敵之强弱戰之勝負皆有所不暇顧則襄公勝算在握可以語秦仲不可以語襄公也

蒹葭刺襄公也　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武城王氏曰秦俗方急功力好戰爭置禮教于不問故當時有西周遺賢明先王之道通教化之原詩人欲襄公求之與共圖國事也故作蒹葭之詩

襄公大仇未復百事草創乃國已富强天子錫命通聘列國據西周之地治西周之民而不以西周之道且得志而驕居然立西畤郊祀上帝僭端見矣其子文公嗣立即定三族之刑于是國有賢人見幾而作飄然于蒼葭水湄之間而為之君者不過而問焉詩之所為作也集傳秋水馳神寄思境外而可望不可即世安得有是人箋以為指知周禮之賢人是也而作是詩者亦賢人也

首二句固是現前寫景而一篇悲凉無窮蕭瑟正于國勢勃興之時作此變徵之調蓋得其人即可希蹤成周刑措非其人則將來强力不已必至尚刑名變古法馴而燔書坑儒無所不至矣此世道升降一大關鍵也故駟鐵小戎不足為秦病而土闢兵强但知選士以勵兵戎不知求賢以培元氣秦之為秦可知矣

蒹葭三章章八句

李氏以伊人為東遷故主豐岐之民思之非也

終南戒襄公也　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集傳以為美其君蓋美之中寓戒之意也嚴氏云周地沒于戎終南岐西名山按終南之綿亘何止千里則自鎬以至豐岐莫不有終南故李善註西京賦終南南山之總名可知雍州之山多稱終南固不獨長安之南山武功縣南之一山也然則秦已奄有鎬京

終南固其境內所云君子至止已至終南之下矣集傳之説是也西都之地鎬為王城其地最大岐山去鎬甚遠豐則與岐相連蓋西都已入于秦戎所踞者僅豐岐耳詩人所為誇美之又從而勸戒之也終南秦鎮提出便有囊括全雍尺地不可與人意秦都犬丘在西垂而鎬則雍之東境以河為界洛邑在河之南其至東周必自鎬而南當其以兵勤王渡河至洛受服而歸終南之山所必經也故曰君子至止則錦

衣狐裘若與終南嘉木相與輝映末二句便見位尊
責重所以副天子寵命者不容茍矣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傳及集傳俱引以釋
此詩蓋諸侯仕天子之廷則服狐白裘有功則賜錦
衣以裼之錦衣即裼衣非錦衣之外又有裼衣也裼
衣即禮服非裼衣之外又有禮服也詳見周南羔裘
篇傳云錦衣采色也采非素也而鄭氏欲合于裘色
故云素錦又云狐白裘諸侯裼以錦大夫裼以素則

自相庚不知君以采臣以素雖同服狐白而裼各不同也至天子亦服錦衣狐裘經無明文鄭氏以君臣視朝同服故以意擬之耳

壽考則有倦勤之憂不忘者自始至終時以王命為念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通鑑前編宋太宗時秦襄公冢壊得銅鼎狀方而四足銘曰天王遷洛岐酆錫公秦之幽宫鼎藏于

中此即天子既命之即有其地之說也

黄鳥哀三良也　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此詩左傳專罪秦穆史本紀亦如之非末減康公以

康公之罪不待言也正義引應劭云繆公與羣臣飲

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

許諾及公薨皆從死似三良亦輕于一諾然當從左

史此不足據

臨其穴惴惴其慄集傳作生納壙中說本揚子然此

種奇惡始皇胡亥所施於工匠者穆康雖暴應不至
此據括地志及陶潛詩三良别有塚生納壙中實無
其事君子求死易處死難三良如以穆公一言而慷
慨自殘誠不免輕于鴻毛之譏惟本不肯死而穆公
命之于前康公廹之于後其惴惴恐懼正如生納壙
中者夫然後見三良之無過三良之可哀也上言誰
從穆公則其穴穆公之穴也三良之墓當與穆公一
處凡言三良别為葬穴皆與詩悖不足據惴惴其慄

將迫之自殺而恐懼也詩人極力為三良表白歸罪穆康全在此二語然三良非懼死者懼死不得其所為後人議耳序何以不云刺蓋穆康之可刺顯而易明惟三良恐其處死之道未盡善而不知三良勢處于不幸非死傷勇之謂也序重表微故不曰刺穆康而曰哀三良

百夫之防東萊謂有才智在非匹夫之勇也　防者防患于未然禦者禦患于方至後世防禦使官本此

黄鳥三章章十二句

揚雄責三良復言而不近于義李德裕曰三良者非所謂殉仁義也殉榮樂也蘇軾和陶詩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王氏詩疑三良既不能引大義納君于無過又不能為國家慮不以自全為嫌按諸儒摘抉三良不遺餘力不知作詩與序詩者早知三良之無過也

晨風刺康公也　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傳曰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按如由余自戎往百里奚自宛往丕豹公孫支自晉往也觀不承權輿之詩則康公之棄賢可知矣　恭録

折中云君子謂賢人也君子隱處心常思之思而未見故憂而不已不知君子因何故而忘我實甚蓋欲知其所以去之之故而得其所以來之之術也二章山宜有櫟隰宜有駁以興國宜有君子也未見君子則無以為

國故不樂也三章如醉則憂更甚矣　上棄之其下思之并責其不可果于相忘此亦忠君憂國者之用心惜康公既棄君子并思君子者而亦棄之也

按忘我實多謂其果于忘君并謂其果于忘先君也然必有所以致其忘者仍責備在康公身上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　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此詩繫于康公之世錯簡也諸儒之言錯簡者多矣而此獨可據者以詩言王于興師耳按康公從無為周興師者且秦自穆公以來不知王久矣安得篇章所及尚念成周故天子乎金氏履祥何氏楷並謂莊公之詩按秦紀秦仲死于戎宣王命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使伐戎破之則報仇雪恥功莫大焉何以言刺惟許氏謙以為美襄公夫以為襄公之詩是也而以為美非也蓋刺襄之用兵以勤王為名而因以為利

也襄公東遷之賢侯也幽王弒襄公與戎戰有功又以兵衛平王遷于東都王命伐西戎遂有鎬京之地終南之詩可據也史記王命襄公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令逐戎有之蓋鎬京業已恢復使襄公知君臣大義剪荆棘建宫廟掃陵寢迎大駕而西以復文武成康之業豈不與周公召公爭烈哉而驅戎出走奄有王都其後文公得豐岐猶能以岐東七百里還東周而襄公得鎬乃不能以尺土歸天子彼其意以為

吾得之戎非得之周不知赫赫王命復我疆土未嘗以鎬京賜秦也觀文公得豐岐而以故鎬還周則知襄公之時周未嘗以鎬賜矣乃公然履天子之廷闕涖天子之郊圻天子方錫命爲侯寵以章服并岐西亦命得之而襄公之罪可勝言歟文公始辭而終受不足責矣國史以周秦興亡一大關鍵特録此詩爲萬世戒其意深矣然則無衣之詩其在終南之後乎三代無所謂兵此謂用兵指周禮五兵之屬即詩所

謂戈矛矛戟甲兵是也補正云豈曰無衣言衣裝皆夙具也戎事均服故同袍非彼此共服之謂

子指襄公言吾與子同仇者為王興師耳奈何克復神京踞而有之乎曰偕作偕行知襄公身在行閒與士卒同卧起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　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

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疏云康公即位為君思母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述已送舅念母之事也

序云康公念母不曰太子送舅則念母為正旨而送舅其追憶也玩我送字曰字何以字宛然日後追叙口吻葢身既即位歎母之不見而追憶至舅且追憶送舅時之思母一片孝思溢于言表

言我昔日之送舅也至何地曰渭陽也何以贈則路車乘黄也當此之時已悠悠思我母矣今日躬已踐阼舅氏又復下世迴念昔日之思又成往事黯然傷懷何時已耶蓋以今日之思母因想前日送舅時已思之矣今并舅亦不可得見悲之所以益至而念之所以益深歟

往日之思因舅念母今日之思又因母念舅凡人生極慘慼地未嘗不思父母極安樂地亦未嘗不思父

母康公承穆公之業日益富强迴想母氏劬勞欲養無由真有心能志之口不能言之者而從送舅一事抒寫其思讀者知此詩為孝子不匱賢甥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　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謝疊山責詩人禮貌衰而不去而說者因視為彈鋏無魚之類不知居食但指一節以槩其餘也不忍斥

言其大者而但責其奉養之小者亦忠厚之意歟且此賢者為穆公之舊臣與君共休戚者也諫不行言不聽禮意漸衰而後翻然决去之乃知從前惓惓君國之意正未忍遽絕也

首二句指穆公時今日指康公時二字一頓無限感慨吁嗟一嘆所該者廣

權輿二章章五句

或曰秦穆賢主也秦風十篇止黃鳥為穆公卒時

之詩豈穆公無可美歟曰即有秦穆之詩褒美太過聖人削之矣蓋穆公據百二之險奄有西戎知重耳之賢貪利而納夷吾取賂不遂而執之得賂而釋之貽晉數世之禍繼以懷嬴脅重耳人道舛矣又乘文公之喪伐鄭滅滑此其志豈區區在鄭滑哉穆之不得志于中原晉之力也然有大功二焉大義二焉齊桓既沒天下無伯雖得宋襄之補苴而泓之戰竟為楚敗穆公卒納文公于晉使天

下無伯而有伯戰于城濮復使小子憖師師助之

楚遂大創而晉伯以成皆大功也天王出居于鄭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非晉侯辭之則勤王之烈

著矣朝王于踐土使晉文不致河陽之狩則修覲

禮于京師矣皆大義也然春秋無重伯功故有功

于伯者節取之詩專言王道故桓不見于齊風文

不見于唐風更何有于秦穆哉獨其知人善任為

康公以下所不及故存權輿一詩志其懷先君而

已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詩序補義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劉文櫂

詩序補義卷十二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陳

據前編自武王己卯至厲王元年癸未八世十主得年二百五十有四而陳世家自胡公至幽公五世六君已及厲王之世矣說者謂是六君安得在位皆四十餘年按史遷據詩序決幽公與厲王同

時古人年歲最長如周昭王享國五十一年穆王享國五十五年又安知陳六君必不如是耶無書可考非如陳佗以下可據左傳以糾史記也
太姬武王元女周多賢婦人而太姬獨以好巫覡開宛丘之濫觴乎閫内無關雎之德國中有澤陂之應其視召南之始鵲巢齊風之始雞鳴風斯下矣而嚴氏乃云太姬從嬀滿會王孫于豐以伐紂今鄠縣七里有胡公泉為太姬治師之地後封于

陳因以太姬當十亂之數按太姬從師于鄴漢志不載惟一統志鄴有胡公泉但云旁有虞思胡公廟亦無治師之文乃欲以太姬充十亂也豈其然哉

宛丘刺幽公也　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

傳曰子大夫也按刺幽公而託言大夫猶云敢告僕夫耳蓋使其君聞之若不為己刺者然繹思其旨又字字砭入肌骨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思也幽惡謚

也其所以得此謚者正以遊蕩無度故臣民謚之即謚以觀知詩序之不誣也

一章湯不是遊蕩乃飄搖動宕之致對下情字凡端凝厚重之人民望而畏未有情致可觀此則眉宇之間處處生情而絶不為嚴重之威望也無望乃有情之實而刺意已寓著宛丘之上句見高坐宛丘羣巫効命鷺羽鷺翿皆在顧盼中也

二三章周禮地官舞師教羽舞帥而祀四方之祭祀

鄭注羽析白羽為之則知鷺羽可用以為舞魯頌云振振鷺鷺于飛是也此云鷺羽鷺翿正四方祭祀所用者續詩鳥名謂鷺翅背上皆有長翰毛可為飾用不止頂上戴羽絲也以鷺羽為翿執之以指麾于舞者之列

風俗通缶用以節歌故古者言缶必及歌此言擊鼓擊缶歌以事神楚辭所云揚枹兮拊鼓疏緩節以安歌是也值羽值翿舞以樂神楚辭所云傳芭兮代舞

婍女倡兮容與是也

人君臨民以莊祭祀以時乘輿所指望而敬畏今乃無冬無夏既媟褻而不尊時鼓時舞亦繁嚚而可厭夫子録陳風首此以見一國之風皆上有以倡之也詩人無追咎太姫意而揆厥所元其能為貽謀者恕哉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　幽公荒淫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

舊業巫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疾者深惡痛絶之謂詩人目擊巫風聚會歌舞以至
男女淫亂欲救正而事權不屬故深疾而作爲是詩
非男女自作也葢此篇亦巫覡娱神之事上篇是刺
幽公此是刺風俗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男覡也不績
其麻市也婆娑女巫也提出子仲原氏貴族猶然亂
先自上也穀旦祀鬼神之日也䝉邁男女駢集也視
爾如荍貽我握椒男女亂也此其所以可疾也

宛丘在東門之外至宛丘必出東門故陳風多言東門以宛丘爲一國勝地也枌也栩也即道間之木婆娑且行且舞以娛神子仲傳云陳大夫氏箋云之子男子也子仲之子猶云臧氏之子耳疏云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庶人不足顯其名氏矣

傳云原大夫氏箋云南方原氏女古人言姓氏往往舉其所居之地如澤中之皙邑中之黔是也總以宛丘爲主言其至宛丘以娛神也先擇其穀旦是時不

獨子仲男子婆娑而至即居于南方原氏女者亦且不績其麻婆娑過市而來焉凡娛神必由通衢方為衆目所覩原氏居南方則必由南方過都邑之市而出東門然後至宛丘若直達宛丘則徑塗冷落非人所聚觀矣

男女雜沓舉國皆行不特東門南方也逝與邁皆至宛丘也于是男子謂女子曰我視爾如荍爾貽我以握椒以娛神始者以淫佚終陳之風俗可疾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　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此篇與小雅鶴鳴篇同一例純用比體皆絶不露正意而正意宛然言下然鶴鳴如易之取象辭氣莊重故序曰誨也此則隨手拈來極淺近極風致而至理躍然使人入耳情怡而感發興起序之所以為誘也

僖公目擊乃父幽公遊蕩荒佚百度俱廢思欲盖愆

而憂其國小故詩人迎機而誘掖之

三章俱有可以豈必字詩人劃開以成章法耳僖公憂國小而不足有為也詩人言隨在可以棲遲豈必高軒廣厦隨在可以樂而忘飢豈必名園沼池隨在可以食魚豈必河魴河鯉隨在可以取妻豈必齊姜宋子而誘之之意躍如嚴氏云上章喻國小亦足有為二章云不必大國而後可有為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　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漚麻漚紵決非淫女之事而攻序者又云諸侯禮不再娶何勞詩人為蹇修且陳嬀姓曰淑姬則已來嫁于陳矣安得思之以配君子其說甚辨按此云刺時者刺當時在位之人惑于嬖倖而賢行之配反不見答也彼者外之之詞以其所疏遠故彼之淑在彼而不淑在此也疏者可與則親者不可與也

一章言東門之池人不知其清潔也然其用可以漚麻而載績之事起焉彼美孟姬人不知其貞善也然其德可與晤歌而諷切之功著焉淑姬在而疏之何異池水近而人遠之乎晤歌言與之晤對而聽其諷咏詩篇也二章晤語謂與之晤對而聽其論難道理也歌之意微語之意顯言謂直言相告也語之詞婉言之詞直

東門之池二章章四句

李氏樗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少為博徒妻呂榮數勸升修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楊刺時也　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刺時者刺時俗也傳曰䍧䍧盛貌言男女失時不及秋冬箋云楊葉䍧䍧三月中也葢霜露降逆女氷泮殺止時已暮春失婚姻之候久矣而女不至者非既行奠鴈而猶不至也結吉納徵之後女家復有異志不許其迎而婚待之也此亦未即是淫女或女家以勢利寒盟以他故爽約則父母之命難憑媒妁之言莫據棄信不顧風俗之敗壞視唐之綢繆風愈下矣故詩人述其言以刺時也

明星傳云大明星夜深時也集傳啟明星將曉時也覯鄭風明星有爛宜從集傳蓋昏以為期至于啟明星見而猶不得行親迎之禮則終不得遂其願矣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騷經云黄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九章云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黄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它志此詩之謂也則為孤臣被棄借事言情合之刺時亦不相戾但傳或有所受不敢妄

為之說

墓門刺陳佗也　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呂成公謂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于事理佗蓋非昏愚者纔數年而變壞如此詩人之所傷也竊以為不盡然佗以凶悍之性濟以狡詐之謀故能伺桓公病殺太子而奪其位佗何人而望其悔悟哉此詩之作作于桓公未疾之先佗謀已成

而未動于惡盖直發其奸于桓公使公鋤而去之也其云斧以斯之猶祭仲所云無使滋蔓也國人知之猶洩伯知佗之必不免鄭良佐知陳之將亂也是時佗寵方盛佗謀甚閟公與太子懵然不知國人雖知之而不敢言詩人顯然作歌揭其逆謀以冀君之一悟國史曰刺佗者所以深著佗之罪表詩人之忠也豈必刺佗之詩即陳于佗也哉

州吁之殺曰衛人無知之殺曰齊人明其國尚有討

賊之人也若佗殺于蔡人陳幾無一忠臣義士矣得此以見忠孝之良不泯于人心為萬世示討賊之義一章此以幽暗之棘斯之猶易以興共知之惡斯之轉難棘惡木也不已者謂無以斯其惡而聽其方興未艾也誰昔然矣言寵禄之過自昔已然矣果誰為為之乎誰暗指桓公蓋惡之未形既無裁抑之方則惡之既成急須剪除之力其所望于桓公者深矣二章凶僻之地本足以集鴞而有梅之嘉木以招之

則鴟萃矣以興幽暗之中本足以集惡而有榮顯之秩以寵之則惡盛矣令日者夫也不良我作詩以告庶幾治惡如逐鴟乎予告之而不顧至于顛倒而後思予吾恐鴟鳥拚飛既取爾子又毀爾室矣此諫桓公之詩非追咎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列女傳昔晉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女采桑女乃

為之歌曰墓門有棘云云其二女歌曰墓門有梅云云大夫服而釋之楚詞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註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事同而吳宋微異要皆賦此詩也魯詩說謂洩冶所作又以澤陂為傷洩冶則以株林附會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宣公信讒雖本續序然觀其欲立嬖姬之子款而殺太子禦寇又逐敬仲出奔其信讒非誣也故此詩與

王風采葛同屬憂讒之作

一章防堤也邛丘也旨美也苕草名好生下濕侜誑也此當與采苓參看鵲巢于大樹防以止水安得有鵲巢苕生于下濕邛乃高丘安得有旨苕今皆謂之有者侜我也蓋欲侜予所美之賢人而去之也程子曰侜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二章中堂廟中路名甓瓴甋也俗謂之磚鷊草名按

鷊本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草雜色如綬因其似鷊而名也本義云讒言惑人非一日一言之致如中唐之甓非一甓也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君子小人之進退興亡大機也忠臣被讒將以去國則憸邪連茹矣詩人所以忉忉而憂也然君子小人正相反予之所甚美正彼之所必㑹不特斥逐之斬艾之并汚以不韙之名小人用心何所不至此詩人

之所以惕惕而懼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　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謹按月出憂靈公好色將及于難而欲其知懼也

恭録

折中云皎明也佼美也佼人謂夏姬也僚好貌舒夏徵舒也古人二名間有截用一字者如晉重耳傳謂之重樂王鮒傳謂之鮒是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于夏

氏夏姬之子徵舒恥之故弑靈公此詩言月出之時靈公悅夏姬之佼好而其子徵舒幽窈糾結勢必為亂故中心憂勞又悄然而不敢言也二章皓月光白也懰美而清也懮受憂思而忍受也慅煩亂也悄然不言而中心煩亂也三章照月光照人面也燎人面亦有光也夭矯變紹糾緊慘哀痛也言其憂而忍受者今矯變而糾緊則禍甚速故煩亂至于哀痛知靈公之必不免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陳靈公也　淫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此述民間相語之詞以刺之

一章兩株林兩夏南轉換七個閒字將當時車馬簇擁鄉民聚觀囁嚅附耳道旁指摘無不一一勾出然言從夏南不言為夏姬而往詩人之忠厚也

二章將單襄公過陳道茀不可行以下一段隱括在裡時君臣只知夏氏舉國事民瘼賔客交際一齊置

之詩人只說一面而面面俱到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　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

刺時者刺靈公之時君臣宣淫必及于難也後序君臣淫于其國是也男女相悅以下皆附益之詞蒲荷微物猶能擇地而生各得其所以興靈公為一國之主不能擇地以蹈以自危其身有美一人指靈公也

離騷以美人比君意亦如此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寤寐無爲泄冶既死二豎爲奸惟有寤寐傷之而無可挽也涕泗滂沱禍不旋踵悲其將亡也然則楚子縣陳之事詩人早見及之矣碩大且卷者靈公非不魁梧美好奈何投之不測之險碩大且儼者言靈公非不威儀尊貴何至爲此淫媟之事都從外貌言之喚醒以使之自愛也

澤陂三章章四句

有美一人誠似女子然葛生曰予美以指君子簡兮曰美人以指盛王且觀其詩沈痛刻酷展轉莫救且悲且涕非身膺君父之危急不足以語此詩繫于株林之後而自此陳無詩則刺靈公之作也詩無以容貌碩大稱女子者碩大且卷碩大且儼正如還之詩曰其人美且鬈耳

陳風十篇序曰刺淫至月出株林澤陂而極矣然陳風之淫由于好巫覡樂歌舞故宛丘東門之枌

所以誨淫也季札觀樂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蓋君臣燕遊于上士女贈遺于下賢人去焉讒賊起焉内變作外患興有心者涕泗而無能為也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檜

集傳于鄭世系言鄭武公又得檜虢之地及叙檜又云檜為鄭桓公所滅按鄭之滅檜史記韓非說苑公羊皆載其事然皆不可信惟鄭語云桓公為

司徒甚得周衆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虢叔恃勢檜仲恃險而加之以貪冒君若寄孥與賄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公説乃東寄孥與賄虢檜受之十邑皆有寄地盖鄭欲取虢檜而無名故先有所寄俟其負約以為兵端而滅之此史伯之謀也故鄭之滅檜韋昭陸德明孔頴達皆言武公朱子譜鄭則是而譜檜則非也武公之得虢

檜經無明文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于檜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按周語富辰諫王以狄女為后有檜由叔妘聃由鄭姬之言然謂其同姓相娶而已韋昭註乃引公羊以實之果爾則更甚于熊貲之滅息安得謂賢君又何氏楷據竹書云幽王死虢公立王子余臣平王四年鄭滅虢檜為其黨因并滅之令據國史之文斷之而知其不然東遷時秦襄公晉文侯鄭桓公父子皆力戰勤王

而虢檜之君無聞虢檜微弱豈能立君與諸侯抗

其為鄭武滅也背鄭負約故武公與王師滅之而

王即以其地賜鄭故鄭語首篇史伯所料秦晉齊

楚皆有歸結獨于鄭反不叙明蓋以不出史伯之

所料無容再贅也文家以闕處見全者此類是也

若集傳引蘇氏謂檜風皆為鄭作如邶鄘之于衛

則子由初無此說矣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

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檜國褊小迫于强大王室衰微漸相并吞覩鄭桓公之欲逃死則知當日之時勢矣乃逍遥遊燕飾其衣服孟子所謂及是時般樂怠傲者大夫以國無善政不用其言而去之去之而又思之且告以去之之故以冀君之一悟可謂得去國之道矣

檜君以朝服遊燕而以朝天子之服視朝只首二語

檜君不善已可槩見與憂勤惕厲正相反也其燕樂之日正君子憂戚之時勞心忉忉時事國勢無不可憂心憂之口不忍言之而不得不出于一去以自潔其身也後序删去以道去其君豈不爾思無着落二章在堂路寢也檜君但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而已無所事也三章如膏有曜只就羔裘上一摹寫而可悼處已見覺對此羔裘悽然欲絶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周道親親及其衰也至不能行三年之喪檜詩作于東遷之前去文武未遠而世變至此昔時所為庸行無奇今直視為祥麟威鳳欲見之而不可得又何怪春秋之以喪婚以喪聘者乎夫子特存此詩以扶世道云

賢者遭喪獨行古禮而人轉以為怪也故欲得一素冠之棘人為同心之助焉一段目擊澆風望古悲涕

都于一庶字中傳出傳云庶幸也箋增一覬字蓋未得見之而想其或一見之也想見其冠想見其骨立之狀惟其不得見而想其一見所以勞心慱慱也不必用轉語即一庶字而勞心之故已在其中

二章曰我心傷悲兮非不得見而傷悲也言庶得見此素衣之人使我之心相與傷悲也傷悲即欒欒所感在彼為欒欒在我為傷悲夫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即傷悲之意滕文公顏色之慼哭泣之

哀弔者大悦亦所謂傷悲也平日猶然而况己亦遭喪者乎

王氏詩億蘊結猶鬱結也見人之素韠而我之哀痛鬱結而不可解也如一言其心之一也詩人在終慕之後見人之素而我心輾轉傷悲而鬱結以人之哀感己之哀自有所不能已也

二章素衣當從箋作素裳裳素則韠亦素故三章曰素韠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　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按說文恣縱也序曰疾恣何以見疾其君之淫恣後序妄增淫字耳盖先王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講武各有其時惟驕恣則土木遊畋無所不至政之所以繁也周制什一而賦惟縱恣則横征酷斂無有醉飽賦之所以重也

詩不言君之恣而但示以已之苦亦不明言己之苦而但言草木之樂并不言我以有知而苦但言草木以無知而樂而已之苦難堪誰使之然哉疾恣之義躍如無知二字包含不盡有賦役不及意無家無室言無家室之累也凡啼飢號寒種種愁苦都在言下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　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詩人之意思文武之道也箋云周道文武之政令也

一章安溪李氏云言匪風也而有震動之聲匪車也

而有顛偈之勢斥政之亂而人不之安也文武之道

布在方策而平王東遷新政潰亂絶無仰法文武之

心故詩人顧瞻文武之善政而心怛也周道猶是而

已非文武之君周召之臣矣顯謨承烈如在目前特

任其廢墜無振興者耳故下文有西歸之懷也

三章詩作于東遷之初斯時諸侯未嘗忘周總以周

失其政文武之治不可復見耳西歸者西歸于周而欲興其道也箋云能輔周道治民者是也懷歸也好音美名也猶云以周名稱之以忠義許之耳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之入鄭在平王東遷時鄭武既滅其國此檜風四篇留周之柱下其後太史于故府得之仲尼删述存此以列於經虢檜同滅于鄭而檜風獨存幸也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

檜曹皆小國曹立國五百八十九年至曹伯陽滅于宋景其于春秋數數見而編詩後于檜者葢檜亡于平王之初檜滅而強凌弱大并小五伯之所以興也曹亡于魯哀公十一年曹亡而諸國殆盡七雄之所以起也陳氏傅良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删詩繫檜曹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

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夫所謂傷天下之無伯者下泉之詩人其傷者天下無卿伯以其時晉伯之不義而小國困也聖人所傷者天下并無桓文以孔子之世晉伯衰而小國就盡也

蜉蝣刺奢也　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鄭譜既以為昭公詩又云蜉蝣至下泉共公時作自相矛盾朱子疑之按昭公當齊桓初伯無役不從非

如鄭之逃蔡之潰也今以朝生暮死之蜉蝣況之毋乃不類即指共公亦未有以見必然也蓋曹小國四詩雖存而世次無序國史編詩雖知其作詩之旨而無以定為何公之朝闕疑而慎言其餘乃見首序之可信

蜉蝣朝生暮死之蟲蜉蝣之羽其整潔如衣裳楚楚人之修飾衣裳猶之蜉蝣也予憂方深矣只一憂字已括尚華飾而非久遠意蓋作法于儉猶恐漸奢作

法于奢何以示後強大猶不堪此況曹之國小而偪乎無遠慮者有近憂一時絢爛不過如蜉蝣之游息耳君子我謀歸處之道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庶幾可常居止也衣裳只舉其一端凡意之所娱者無不如是朱子所謂玩細娱也細對遠大而言極意娱樂未有不忽于遠大者

歸息謂謀所以歸息于此而不遷也蓋不奢不儉無過不及乃可以止息之道

蜉蝣黃黑色安得云如雪按閱與穴通管子曰掘閱得玉是也蜉蝣初出之色無考意者初出穴時色白後變為楚楚采采耳說往也言人君之道以誠確爲基以樸素爲質如物之初生無所漸染潔白自完則可大可久無所往而不宜也來即我謀其歸說之道不出乎此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　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後序以為刺共公詩學辨之曰晉語楚令尹子玉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楚成與曹共同時豈有曹之新詩而楚成已成誦在口者其說是也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蓋晉文用曹詩以譏共公非即以此詩為刺共公之詩不然曹小國安得乘軒如此之多也

序云刺近小人則當以近小人為主前三章俱就近

小人上一氣趕到薈蔚朝隮末用季女斯飢結出居子之遠故首章不必夾入遠君子

候人何戈與祋乃示以小人當居之位能盡之職此正所謂稱其服遂其媾也彼其之子不以一長自効而竟三百赤芾乎赤芾大夫以上服之三百言芾之多

二三章俱承赤芾來言鵜貪而出入泥塗濡翼求食乃其分也今則因人以飽不濡其翼身則逸矣然非

分矣以興小人貪而下位因材効力乃為稱也今則赤芾其服服則美矣然不稱矣

以賢人從仕則曰公侯好仇以不肖竊位則曰不遂其媾遂稱也不遂者猶云大家婢為夫人舉止羞澁也

末章總承上二章言不稱不遂而公然居之者由人君寵護之深也寵護在小人則擯棄在君子自然之勢也薈蔚集傳云草木衆多謂小人連類而升穢雜

之甚也南山象崇高之位復有雲氣護之君假以氣
燄也婉孌言其美季女言其貞正與薈蔚相反勢非
崇高君復擯棄則長斯飢而已

候人四章章四句

葉氏謂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惟黃初四年有共
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衛宏詩序至魏始行此
說本之鄭氏樵然亦非是按張衡西京賦云獨儉
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蓋用蟋蟀序意也坊記

云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又明用東門之楊詩序至于左傳孟子孔叢子往往與序合集矢于宏宏不任受也

鳲鳩刺不壹也　在位之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素厭後序陳古刺今之說惟此篇則信其不誣何也曹為小國安得如是君子如不在曹何以列于曹風如謂孟子生于鄒不以地限則國史必稽其名史傳當詳其事且所謂正四國正國人胡不萬年則必在

上之人而共公以前所謂淑人君子者實無足以當此則序以為陳古之君子以諷刺今之不能為君子者宜非鑿空之說且詩無有既稱淑人復稱君子惟此詩與小雅鼓鐘篇皆望古遙集極思慕之致也

一章儀一者有常度也所處之地所接之人不一而在我之威儀皆有其常度即其儀之一見其心之固誠中而形非色莊也于首章說明下章說威儀處都是說心不必再提出心矣儀之一者敬之形于外者

也心之一者敬之積于中者也兼内外方完得敬蓋以全體言之也

二章七子有在梅者梅善木也喻醇良之民而君子不敢恃也君子全體只一心如結見之而心形容不出故于儀一上見之而儀又形容不盡又于其帶其弁上見之連用三其字低回反覆純是一敬不以民易治而生怠肆之心也

三章七子有在棘者棘惡木也喻頑梗之民而君子

不敢傷也喜怒當于理容止可師作事可法其威儀
總無一差忒故人之不正者歸于正也四國猶然況
吾國乎統括之曰儀一一逐件細細檢過儘有不一
處而未嘗忒也乃見其一也
四章其子有在榛者榛雜木也喻平常之民而君子
不敢忽也惟正己以正國人能如是雖萬年以此守
國可矣何待他求乎正字上有正己一層故不言威
儀

鳲鳩四章章六句

曹叔振鐸親受文王后妃之教意者作為此詩以訓子孫而曹人至今傳之凡威儀之不飭者則誦此詩以警之也今味其辭誠緝熈敬止之遺故大學引其第三章以發明治國齊家之㫖歟又淮南子云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也夫此猶不失詩意而詩故以君子美公子臧蠡測以為美周公而詩億以為美

僖負羈皆非然也

下泉思治也　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孔叢子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

安溪李氏曰下泉泉之下流者易曰井冽寒泉食言澤之及于民也今也下泉洌矣而所浸者稂莠耳蕭艾耳蓍蒿耳惠在小人則善人困苦由王澤之竭故列國無政以至於斯是以愾然而念宗周之盛時也

又曰黍苗者稂莠蕭著之反也陰雨者下泉之類也以其諸侯之澤則曰下泉近而長遠者也以其王者之澤則曰陰雨膏而溥徧者也四國有王即周京之盛時也方伯賦其政諸侯行其化豈有今日偏枯之事哉所以慨嘆而思念之者如此　國亂民困賢人傷之與檜卒章同意

傳從古序但云思其先王之明者自後序云共公侵刻下民鄭氏因之遂謂此詩為共公作則非也安溪

之說精矣蓋稂莠害苗者也稂莠盛則黍苗益困芃芃黍苗則稂莠蕭著均不得而賊之矣天子主政于上方伯敷政于下諸侯之國土地闢田野治敬老尊賢俊傑在位此成周之盛時也四國有王王盛王也舉郇伯見凡為牧伯者無不然詩人說至此如唐天寶亂後說到貞觀盛時一似天上人令人神馳而不覺言之津津也提出郇伯隱刺當時為霸者虐用小國之民而不知恤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序補義卷十二

詩序補義卷十三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 豳

此七篇得名為豳者以七月一篇陳豳之風俗也箋謂周公居東都作朱子援董氏說辨之然左傳季札于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知鄭非無本也按周公攝政之初三叔流言公云我之

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因而避居東土公之在朝也朝夕納誨以詩為教如大雅陳戒之什是也公遜于東辭王而行此心惓惓不能自已于是舉公劉以來歷世從君民一體上培植之王業作為詩歌瞽矇諷誦以教之成王如親聆周公之訓而公之居東猶之在朝矣故序曰陳王業也以是推之鴟鴞搖動我王業者也東山公之保全王業者也伐柯九罭狼跋見公之一身王業所係也故王業二

宇七篇之主腦不然一是豳詩一是居東之詩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槩曰豳風可乎公劉遷豳而蕪言后稷推所本也成王能知從前創造之艱難則知今日保守之匪易而公與王一本同原存亡共之何嫌何疑不特使王因詩而悔悟并亦使三叔聞言而革心惟國史善體周公之心故以居東之詩盡繫于豳惟季札深知周公之志故曰周公之東然則七月之篇非作于居

東都之日乃作于將往東土之日也時未有東都鄭云東都從後之辭也夫後世武侯奉命出師猶上前後兩表諄諄以先帝為言況周公此時遭疑謗而將久違庭闕哉顧何以不言豐岐言豳則統乎豐岐矣何以不言邰不窋失官自竄戎翟已無邰矣

七月陳王業也　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孔叢子曰于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

金氏履祥曰七月之詩周公遭變時所作也夫成王方有疑于周公公方避位居東而顧為是諄諄幾于强聒者嗟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忘其君也哉其脫然無累之心與拳拳不已之心並行不悖也

此詩是周公避位時作而却無一語及當日事情是周公陳王業而却無一語及創業艱難是欲成王懷

保小民而但言民之愛親其上欲成王重民事而但言民之自力其事即農桑狩獵場圃居室以及草木禽蟲俱是他處所同未嘗一字及邠土亦未嘗點出邠岐地名但以時令為經衣食為緯民風景物為絢染使人于諷誦之下開卷即知為豳風而稼穡之艱難生民之疾苦昔日締造之勤劬今日時勢之搖動一一于言外得之此之謂風　通體不言教而公私老幼秩然禮樂之所以興也通體不言官而獨舉田

畯勸相于此勤也通體不言喪祭而開冰一見之典禮于此秩也通體不言酒而介眉稱觥用之儉德于此著也通體不言兵而于貉見之武備于此修也通體不言役法而于執宮功見之庶民所以子來也凡占天察地明倫定制備器築室染采裼衣裘裳寔為周禮一部骨子而總無一字及刑蓋純以德化周家所以刑措四十年而不用也末點出萬壽無疆一語則欲王之念爾祖修厥德以承此無疆之休也至矣

要須知卹民所重者養而節節有個教在卹民所重者情而節節有個禮在

一章謀衣處止計其終從反面寫出謀食處專計其始從正面寫出蓋男耕女織須一時並進不得謀却此事舍却彼事也又須先時經營不得到得此時方謀此事也故此章為全篇提掇正見衣食兩事離開不得措置不盡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問得極真切是聖人設身處地心誠求之處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

畯至喜見他少長合作士依婦媚吏至歡欣吏去踴躍下七章皆如是觀

二章再言春日疏謂傷悲在蠶生之初不當在求桑之下故更本春日言之非也蓋求桑之女非即采蘩之女也春日為育蠶之候其有差早可食桑者則女出而求柔桑未可食桑者則采蘩以飼前後兩番紅女各乘春光和煦之時安得不俱以春日引起如無春日遲遲一語似蠶食桑之後又食蘩矣似女既求

桑又求蘩矣此正見前日既勤後日更衆通國無一女之不蠶　鄭氏以仲春為婚姻之期觀此章益以傳霜降逆女之言為信如從鄭則春日正婚姻之候已及公子同歸矣何暇在家蠶事且已及時又何云迨及集傳用豫字亦以此時非婚姻之期矣迨及公子同歸女公子也春秋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又公孫蠆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又圉人犖

自墻外與女公子戲皆可證也此時采桑者見女公子之躬桑不言而傷悲知其將與之同時而于歸不得久事其父母也

三章前兩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首章是一直說下從今年挨說到明年次章是從治蠶時預想到下半年流火授衣之時故汲汲也此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蓋追言去年流火後取萑葦為樓蠶之具至今歲治蠶之月采桑供蠶食而以所蓄之萑葦樓之也蠶事

備矣而後載績之事起焉

四章自二章至此皆言謀衣却每章作兩番寫此言冬獵之事上叚是豳民自往取獸下叚是豳公行田狩之禮而通國皆行也纘繼也謂舊年行之今年復舉蒐苗獮三者行之于前而冬狩復繼之也農事既畢常恐不足禦一歲之寒故大閱以前任民往取大閱之時通國皆行前言取狐後言獻豜互文也獻豜者或為祭祀賔客及充君之庖此章專言禦寒而忽

及獻豜乃餘意以見豳民忠愛無已也

五章舊以上卒歲為豳公奉夏朔此章改歲豳民自相紀候建子為歲首其說非也君民豈有異朔此改歲即指建寅之月蓋穫稻納稼十月中非無所事玩下章乘屋在十月之後則此墐戶等事亦當在十月後矣古人之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言農夫往治邑中之室然後率其婦子入而居之若曰入此室處可以更歲矣集傳下將字作將然未然之詞甚妥

自孔疏吕氏以三正之說雜之則與何以卒歲有碍但言物候及塗塞之事便覺寒氣逼人並未用一正筆寫寒若用一正筆則犯觱發栗烈二語也　斯螽莎雞蟋蟀集傳以為一物按斯螽股鳴莎雞翼鳴蟋蟀注鳴經史中從無一物而股翼注俱能鳴者則三物也顧氏兆麟云先言在野在宇在户後以蟋蟀總承之

六章亦兩層分說上言養老下言食農零星點綴而

貴賤之等摘取之方生熟之節烹調之宜無一不指點分明正如家長數家珍一疏一果逐事關心也故愈瑣細愈見王道濶大篇中每說一事必以時令引起七月之通例也

七章邑居則塞向墐户穹窒熏鼠治之更無遺力何待再執宫功嚴氏云宫公室也夘民一絲一獸皆不忘君何獨于宫室忘之想見樂事勸功尊君親上之意邑居既治于前乘屋自指野廬說設或不治即無

以為播穀之居安得不亟

八章言農事畢而飲酒燕樂也亦所以推廣首章後段之意七月言民風而鑿冰開冰獻羔祭韭微及國政蓋衣食具備人民和樂即賓祭老疾無不與以調劑之宜見邠公無一事不為之節宣而邠民無一事不受君上之澤也以起下文稱觴願壽之意　邠民既躋公堂以飲君則其自相為飲及君燕羣臣可知季札所為樂而不淫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之篇紀候或以日或以月先儒之言多不可據傳箋云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然則三正既立其於二月不必云四之日矣孔疏知其難通而小變之謂日陽而月陰也建子之月陽氣初動故日之則無以解于建巳之稱月也則又云四月純陽用事微陰初萌故月之也夫建巳之月其卦純陽

建亥之月其卦純陰純陽而陰初伏從而月之純
陰而陽初伏乃不從而日之乎又先儒謂豳國僻
遠無純臣之義自有私紀其時月者竊謂周家世
篤忠貞文王事紂之日其繫易如臨之八月有凶
復之七日來復猶用商正豈后稷公劉之世當虞
夏時輒改時王之朔乎夏仲康雖微羲和俶擾天
紀即有脅侯之師而何有于公劉三代雖云異朔
而其上治天道下治民事皆以夏時為準詎卭民

生當其世而反用子丑之朔必不然矣然則一之日二之日孰定之曰周公定之也驗之七月流火之文矣據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七月而大火西流成周之時非虞夏之世也可知篇中以日紀月自周公言之非豳民當日自有之名也循豳民之俗純用夏時而必改稱一之日二之日者一歲之中必有歲首詩豳風也作詩之時成王之世也公將以子為歲首而曰此正月也既與夏時相戾

且下章四月五月等皆不可通如以寅月為正月則本朝正朔之外又有一朔是使天下二朔矣非所以大一統也周公作詩既不敢顯悖豳時之俗復不敢上干本朝之制因以十者數之終也十後以起其數連十言之則為十有一矣除十言之則直謂之一可矣曰一之日二之日又曰何以卒歳二之日而卒歳夏時也但避兩正月之名而示以從夏時之實聖人之情見矣必連舉四之日者何

也子丑者夏時之終寅卯者夏時之始即始終之
各二月日之是從夏時而仍不失尊王之義者也
周禮籥章歌豳詩以逆暑迎寒又曰祈年于田祖
則歛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歛豳頌以息老物考
之于詩未見其篇章所在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
謂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為豳風十月穫稻為
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為豳雅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以上為豳頌者鄭箋也謂本有是詩而亡

之者王氏安石也謂七月全篇隨事變其音節者王氏質也以甫田為豳雅豐年為豳頌李氏景齊也以烝民諸篇為豳雅思文噫嘻豐年載芟為豳頌王氏志長也以甫田大田為豳雅載芟良耜為豳頌何氏楷也按周鎬京也豳公劉所遷之國也地既不同周天子也豳諸侯也爵亦懸絕安得以周之雅頌為豳之雅頌耶周雅周頌而言豳何異以周南為豳南乎夫豳本無風所云豳風周公居

東前後之詩耳惟七月一篇係周公所陳王業寔為豳地風俗固不得移而之魯亦不得移而之周也周禮言豳詩豳雅豳頌自當于豳求之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民間之事自當于民間風俗求之則舍七月一篇其又誰屬也生民思文地則邠矣而后稷配天豈民間所用載芟良耜則農事矣然為天子之祈報且亦未聞作之于邠也鄭氏三分七月之篇饒氏魯謂一詩而備三體說非無稽且

周禮言豳詩豳雅豳頌而不言豳風明以此三者皆在豳風也後人欲與鄭辨而無據安見齊得而楚失哉

鴟鴞周公救亂也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

七月作于周公將往東土之日其詞平其意隱從容不迫聖人處變之道也此作于居東之時四國將叛之日欲王悔悟而急圖救正也故其情危其詞急呼

號迫切聖人救亂之心也

一章通篇予我俱指鳥俱周公自比非前則喻先王而後忽自況也葢以鳥之惜其子比己之惜其兄弟以鳥之愛巢比己之愛王室恩斯勤斯在鳥則謂自己撫育此子在公之意以比吾與兄弟俱本文考之毛裏同受恩勤共此一本亦共此一巢奈何骨肉視為仇讎從鴟鴞而不顧乎　鴟鴞鴟鴞猶云禄父禄父云爾如禄父已誅而猶欲其無毀我室無是理矣

既取我子言取之而去使之黨惡也黨惡而叛君父必誅死周公豈欲死其兄哉如二叔束身待罪縛叛人以獻可以救其死亡篇中抑欝沈痛展轉呼號不特悟王即以之告叔可也

二三章集傳次第井然綢繆牖戶以比已深愛王室之意蓋承上章鬻子閔斯來言我之親者莫親于管蔡我使之監殷正所謂迨天之未陰雨而豫為牖戶之綢繆也三國鼎峙互為聲援以制一小腆之武庚

尚敢有侮予者乎豈意變生不測綢繆之計適遺以
搖蕩之謀豈二叔未知吾經營王室之瘁乎吾向也
拮据蓄租捋荼亦曰王室未成未有家室耳彼固親
見之者也今家室成矣而仍使我譙譙翛翛而殺且
敝使我室翹翹而危之甚使風雨漂搖而内變外患
之總至此固非尋常意料之所及我于此時維音嘵
嘵想于王而已蓋名為責武庚故開口呼鴟鴞而其
意寔沈痛于二叔之助逆而有難于顯言者不覺其

言之痛切至斯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自金縢之篇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孔傳讀辟為誅辟以居東為東征馬融鄭康成讀辟為避居東都集傳主孔説而晚年與蔡九峰帖謂宜從鄭氏竊嘗詳考當日時勢恭之經傳知朱子晚年之論定者是也有從孔傳而謂二叔流言與武庚之叛不是兩時者夫成王雖少賢主也二叔突

然稱兵云將不利孺子其信之乎漢昭帝猶識上官桀毀霍光之誣况在成王書曰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中葢輦轂之下奸人容布互相傳播以達于王而不知主名者誰也若流言時便起晉陽之甲則當云宣言聲言非流言矣謬一也且公何忍逆料流言必由管叔乎即或知之便誅叔以滅口是益成王之疑也夫居東二年鴟鴞作而王疑猶未釋然斯時肯授公以兵乎而曰疑者聽其疑

天下未安公當以兵安之則後世之拜表輒行矣謬二也周公既去以重任付之二公二公亦周公也甘棠治内鷹揚治外滅此小腆裕如也而況齊魯虞虢陳魏諸賢侯皆與密邇而後儒恐武庚長驅入鎬謬三也書曰王迎公歸歲則大熟則公還朝當在九月東山詩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公之東歸當在二月如以還朝東征為一年事是奏凱而還頓兵郊外咫尺不見天子自二月至九月必

天子郊迎而後入也何以為周公且東山既平而猶曰風雨漂搖耶謬四也或又曰大臣去位王何以不留而居東者果誰東也謂在東都則洛邑未營謂在東魯則公未之魯嗟乎為此說者得毋以公之居東若後世大臣削奪杜門掃迹者哉成王疑公未嘗誚公也意是時公必請命于王為鎮撫東土而行公豈欲顯成王之過哉詩曰袞衣繡裳又曰赤舄几几非待罪之服明矣然則何以知其

為東都也洛邑未營東土則在版籍鄭曰避居東都從後之辭耳居東二年不特罪人斯得并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周覽無遺後此作邑已預計于此時而謂王不留公公不居東土謬五也狼跋云公孫碩膚孫者避也即我之弗辟之辟也如叔謗公公曰我不殺叔無以告我先王其詞尚有成王哉且夫周公非不可譏者也攝政之時叔如貽書讓公謂權位太重得毋不利孺子則公將興兵誅之

乎抑反覆開諭之乎即居東二年已得其狀意必使人曉之而堅不可動是公未嘗不欲生之而叔已絕其生之路風雷變成王悟公還朝叔益不自安遂挾武庚而叛故書金縢之後大誥次之詩七月之後鴟鴞次之東山破斧又次之乃學者獨疑經而信孔傳其謬六也或又以東土為東郊則書言王出郊者馳驛名公王出郊以俟之耳出郊天雨反風不待公之至也以為公先在郊其謬七也

今以周公居東東征前後考之書傳謂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其說是也六年春營洛是年冬洛邑成七年留治洛然則流言當在元年罪人斯得當在二年鴟鴞之作當在三年是年秋公還朝管蔡叛即以是年冬東征也制作禮樂當在七年蓋成王年十三踐祚至此年已二十四矣而說者乃疑公攝政七年無日不在東營洛遷頑制禮作樂日亦不足謬八也其餘諸論尚多皆

主孔傳無一而可者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憫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此詩周公所自作言其完者歸士完全也言其思者

征夫思其室家也室家望女則室家之望征夫也男女及時各遂其願也而完字尤為一篇之綱戰危事也東山之役設有死傷雖奏凱西旋而父之哭其子婦之哭其夫者多矣周公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豈舍哀死憫傷寡婦孤兒之隱而專論其室家之情好哉誠以仁義之師又好謀而成故在彼無屠戮之慘在我無輿尸之凶全師而出亦全師而還及其既歸勞士也但言其室家懸望之苦男女及時之樂而他

無聞焉則斯時父慶其子兄慶其弟里閭族黨之相歡樂無不包舉其中蓋惟我能勝人然後可以不妄殺亦惟不忍殺人然後不為人殺之智之盡仁之至也嗟乎如東山之捷者有之矣能如周公之完師而還有幾人哉

補正云篇中屢言室家男女之情而不及父母與小雅勞使還役之詩異何也古者征役逾時則返至三年之久則父母或有存亡之感上之人不忍形容歌

咏者矣自古無别父母之詩盖人子之所不忍言也即此見聖人之曲盡人情而止于義理之極矣正言父母以及家室杕杜之所以為雅也言家室而已包括父母東山之所以為風也其義一也

首四句宜作周公自言若述軍士之詞便于三四章有礙言我來遇雨則軍士之苦自見　一章首四句言方啟行也故下云我東曰歸二章言在途益久歸心益急故下云伊可懷也三章言家已邇而將至也

故下云我征聿至每章重述一過一步近一步至末章則東山零雨是追憶之境

一章言我之自東而來也征途既遠零雨又濛爾征夫莫不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然捷音已達于京畿斯時我室家皆制彼裳衣以待我而知我勿事行枚也因采桑而見蜎蜎之蠋在于桑野皆相謂曰彼敦然獨宿之人亦在車下矣在車下則啟行而來矣此制裳衣是室家初聞捷音喜而豫待三章婦嘆則

望久不至而歎也洒埽則穹衣既成而修潔其室也立言之叙如此

二章從征夫意中懸空說出無限淒凉景況宛然在目可驚可畏然歸心孔亟不覺可畏轉覺可懐蓋旅人在途心已在家極不堪景都是可親可愛也　此二畒半在田之室廬也下章穹窒洒埽則二畒半在邑之室也程說自明

三章皆周公之言末二句述征夫之言也以爲鸛鳴

于垤矣爾征夫之婦亦嘆于室矣婦知其夫將歸莫不洒埽庭除塗塞墻壁以待征夫之至而唯恐其不至也我征東之師忽已至焉樂何如耶斯時征夫見此苦瓜烝在栗薪之上當必曰自我不見于今已三年矣苦瓜栗薪西土常物人當羇旅初歸見家鄉一物覺心開目爽况家人骨月之重聚耶或疑不合室家望女之旨不知鸛鳴三句是言其望而下正慰其望也

四章爾雅註及埤雅皆以熠燿為螢朱子以礙熠燿其羽故更之曰鮮明也蓋前此一路東來零雨不已至此則春光晴好景物鮮妍周公著熠燿二字便見日麗禽飛恰與皇駁之馬九十之儀相映昏禮依毛公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自九月至二月皆昏姻之期東歸之時適當春仲猶未過時一時嫁娶俱行新舊對說言無人不遂其願也

東山四章章十六句

破斧美周公也　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後序謂周大夫惡四國其說誠非朱子謂作于軍士是也蓋此東征之將弁有明禮義深知周公之心而托為軍士之辭也首序盡之書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云告爾四國多方則四國俱指管蔡商奄此傳之所本也

首二句作唱起之勢下四句是釋其所以如此也蓋祿父誅管蔡戮幾于破斧缺斨不知周公者以為近

于寡恩矣而抑知公之東征誅一二人之不正者使天下之人皆歸于正以共享承平之福其所以哀天下者甚大破斧缺斨豈得已哉說一哀字見其征誅所及乃其惻怛慈愛之意遍滿宇內也寔從上文皇字看出

兵凶事也曰嘉曰休猶之刑曰祥殺曰義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詩緝斧斨樵蘇之用不言弓矢干戈矛戟而專言

斧斨錡銶者蓋東征之師不尚殺戮許氏謙主其說按武王之伐殷也民苦紂虐久矣王師之來如苗待雨若東山之役紂惡既消故君生感禄父有必死之志頑民有從義之心加以管蔡霍奄徐淮夷諸國方且以文考忠貞周家臣節為辭武王之取殷歸罪周公太公成之者而周公親總六師以片詞解散其黨吾知難也觀于既平之後猶營洛邑以處頑民則此日之時勢可知矣故謂東征而

未有誅殺者非也然公仁人也全藉兵力則先軫優為之何必周公公于此時手提京旅又合庶邦友君尹氏御事兵力既强戰則必勝可以旦夕滅之而必遲之三年即多士所謂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予惟不爾殺之心也始之以文告繼之以招撫而禮義之所不能諭者然後以兵兵之而猶不忍妄動多殺也如他書所載客有獻微言于周公公曰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蓋相機而動極其神

速于是禄父殺而殷民之望絶矣管叔誅而烏合之衆散矣若奄若徐戎淮夷不過傳檄而定絶不費手易所謂神武者非耶毛昪曰此詩乃東征之後四國之中有知周公之心者作此以美之也四國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家兵力之强我雖有斧斨無所用之猶所謂矢盡弦絶乃寫一時敗北耳然周公之東征也乃所以正我四國之人心而哀之所以變化我四國為惡之心而

使之嘉美所以斂固我四國渙散之心而使之休美也豈有意殺之哉是周公不忍殺人之心四國中知禮義者亦深服之也存之以備通經者采擇焉

伐柯美周公也　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諸家從後序刺朝廷之說箋謂詩作于風雷之後猶疑周公故刺之不知風雷之後即啟金縢王即悟公即歸矣程子謂作于既得罪人之後刺不知所以還

周公之道詩故周公將歸貽詩二公説皆未安詩學周公居東以禮化民昏姻其一節耳豈周公未之東土娶妻無行媒耶皆説之不可從者且詩無美刺並舉之例也

一章此深喜周公之得見也匪斧無以伐柯匪媒無以娶妻以比匪流言之變則無以見周公也或疑近于幸災樂禍不知東人喜見周公之至而無以形容之一若流言之人直為我作見周公之合者無異斧

之于柯媒之于娶也
二章當為興不必蒙上章來上章喜其至此章樂其教也伐柯伐柯即此舊有之柯一視倣之而其柯已成可見其則不遠也我覯周公而公之教我即此舊有之禮制一整頓而籩豆已秩然有踐矣豈必遠人以為教哉蓋分陜之時教化大行公至東土再為整飭而禮教煥然一新其實即其舊有之規模而詳悉示之耳非有所加也故中庸引之以為道不遠人之

喻専言籩豆舉一以該其全也聖人過化存神不待後此制禮作樂而禮教東矣他日遷頑民于此得毋欲其薫炙此邦之風俗乎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　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成王既悟出郊躬迎而猶刺朝廷之不知無是理矣

三復集傳字字當以金鑄

一章九罭不過尋常之魚網耳乃得鱒魴之美魚我

東土不過尋常之下里耳乃覩此袞衣繡裳之之子

蓋于將歸之日追叙初至之時不勝其驚異也袞衣

繡裳上公之服知公之避東乃為天子鎮撫東土非

去官也

二章鴻鴈北鳥有時而南謂之鴻鴈來賔南方多洲

渚遵渚鴻之來賔時也以喻周公來于東土

三章北地高平南方下豬遵陸北歸也以鴻之北歸

興公之西歸上章言遵渚是喻其來似以東土為所

矣然公歸豈無所乎特于女信處而已此章言遵陸是喻其去鴻去當再來詩人深慨公之不復也故云公歸將不復矣特于女信宿耳

四章是作詩主意

九罭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　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為聖也

此詩蓋作于既歸之後東人追叙而美之也

竊謂此章言狼貪故前後皆失其宜聖人無欲故進退皆安其度其前也避位居東無所慍也其後也王悟而迎無所喜也始終赤舃几几而已成王幼周公攝相上為宗社下為生靈所謂美之大者也流言者即以是為詞故不得已避此大美而不居自非聖人必有憤懣不平之意形于動静及其闇王悔悟迎已可以成此大美矣未免喜極而改其常度而聖人處之從容安舒者其故何也有貪欲則拂之而生其怨

望遂之而喜不自持無欲則渾然天理正大光明故惟音嘵嘵者憂勤王室之心亦舄几几者樂天知命之素並行不悖者也

嚴氏粲曰狼猛健之獸雖善用兵者禦之亦不能免平時不至跋疐其老者頷下垂胡若在平地亦無跋疐之理所言跋胡疐尾謂其落機阱之時進退求脫不得耳

以事言謂之碩膚以名言謂之德音美名者功在社

稷福在民生名之甚美者也今曰不利孺子則此名若有玷缺乃公以一避消釋羣疑而罪人斯得及風雷之變王悟公歸令聞令望何嘗有一毫缺憾也集傳德音猶令聞也指美名言是也蓋德之寔君子能諒之若當時之名則見許于君子者未嘗不疑于一二人如成王不以為忠雖無損于寔而已受玷于名矣周公始則見疑終則悔悟于是合上下朝野天下後世無一人不知其寔并無一人不仰其名詩曰德

音不瑕可謂形容曲盡矣

狼跋二章章四句

許氏謙作豳風次序圖七月之後即次以伐柯狼跋鴟鴞九罭而以東山破斧殿其末竊以為非夫子序詩之意也七月鴟鴞東山皆周公所自著者序于前而流言居東復國東征之顛末明矣破斧以下四詩皆人之美周公者也以破斧繼東山從其類也伐柯九罭狼跋皆東人所作者而以狼跋

殷夫子非無意也盖攝政似過專用二叔似不智居東似畏禍鴟鴞似怨東征似憤并管叔誅之似忍皆所謂瑕也夫子特揭德音不瑕一語以收束豳風之全以見周公所以如此者皆出于天理人情之至而無一毫私意行乎其間其在當日已如日月之昭明萬古而下豈為奸邪之口實故狼跋詩人不必綜周公之全局而夫子編詩之意已盡元聖之生平也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詩序補義卷十三